

語體文選集
第一冊

810.

086

WIT

上海主教惠准

語體文選集
第一冊

王昌社楊晉雄編輯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發行

編輯大意

一 本集宗旨，在把辭句優美，思想純正，興趣濃厚的語體文，貢獻於一般讀者，所以本集既可作鑑賞的資料，也可爲寫作的模範；如有初級中學採作國文科略讀用書，或語體文教本，也頗適宜。

二 本集共分六冊，由淺入深，由簡及繁，每冊各五十篇，可供初中一學期之用。

三 本集選材，以有文藝風味的文字爲限；包括詩歌，劇本，小說，故事，傳記，遊記，雜記，日記，書信，演說，小品文等類。

四 本集每冊，選自公教作家的約三分之一，選自教外作家的約三分之二，又現代作家的作品約佔五之四，古代作家的作品約佔五之一。選擇標準，但看作品的價值。

五 本集爲便利讀者起見，對於入選的文字，稍有刪易變動之處，尙希原作者加以原諒。好在所選各文末尾多註明出處，讀者如果要知原文真相，不妨查閱原書。

六 本集註釋，甚爲簡畧，因註釋太多，易使讀者生厭；且原文中無關緊要的難字難句，本集已酌加改換，不需另行加註。

七 本集正文用四號字排印，取其字體較大，筆畫易於辨認，惟有換行太忙，或篇幅過長者，則用五號字排印。

八 凡通行的國文教科書中常見的文字，本集力避重複。

九 本集自某書選出作品，並非就把原書和原著者整個地向讀者介紹，因為有些作家的作品和思想，未必全無疵病，尙希讀者注意爲幸。

十 本集爲上海徐家匯耶穌會文學院所編輯，編者學識有限，且因種種關係，許多材料未能列入，當於再版時力求改善，如蒙大雅指正，不勝感激。

民國廿九年四月編者識

第一冊 目 錄

一	離家	一	一五	撒落滿的明劍	五二
二	學塾中的模範學生	九	一六	秋蚊	五七
三	蟬聲	一一	一七	景陽岡	五九
四	老鴉	一二	一八	一個追憶	六四
五	暑假中生活的片段	一三	一九	望彌撒的故事	六八
六	遊橫沙	一六	二〇	中唐七絕八首	七一
七	颶風	二四	二一	晚唐七絕八首	七三
八	水手	二五	二二	酸雨	七五
九	康健愉快的星期日	二六	二三	徐家磨大雨下的殘生	七八
一〇	海濱的秋宵	二九	二四	三峽記遊	八二
一一	名耀世界的月光曲	三五	二五	郭沫若詩兩首	八五
一二	學騎驢	四一	二六	徐志摩詩兩首	八六
一三	速寫	四四	二七	半月空戰小記	八八
一四	五國城	四七	二八	炸彈促成了我的領洗	九四

二九	從孩子得到的啓示	一〇三
三〇	黃天蕩	一〇七
三一	岳家莊	一一三
三二	靳先生	一二二
三三	阿刺伯人	一三〇
三四	幼年時代的亨利福特	一三六
三五	小巴戲家若望鮑斯高	一三八
三六	中唐五絕八首	一四六
三七	宋人五絕八首	一四八
三八	隱修院中的陸徵祥	一五〇
三九	戴鹿芝	一五五
四〇	一個難民所內的聖誕前夕	一五九
四一	救人一命還是吃了一頓鞭子	一六六
四二	冬天	一七〇
四三	兩個掃雪的人	一七四

四四	雪晚歸船	一七六
四五	兩面國	一七九
四六	馬相伯先生的幼年時代	一八三
四七	好學的林肯	一八九
四八	綠蕙姆姆	一九三
四九	劉東山	二〇五
五〇	徐家滙天主堂藏書樓參觀記	二一一

語體文選集 第一冊

一 離家

冰 心

他和他的的小姊姊對坐在石階上。小姊姊只低着頭織絨襪子。他左手握着絨球，右手抽着線兒，呆呆的坐着。戀家惜別的心緒，也和這絨線般牽挽不斷的抽出來，又深深密密的織入這襪子裏。

十三歲的年紀，就要離家遠去，自然是要難受的。然而他是個堅強的孩
子，抵死也不肯說戀家不去的話。只因他不肯說出，他的眼淚只往心裏流，加倍的刺傷他的心。

當他去投考大學附中的時候，他父親不過是帶他去試一試罷了；不想到竟取上，名次又列得很高。他自己非常的歡喜。母親說他太小，取上也罷了，

不去也使得。離家太遠了，自己也難受，家裏也不放心。父親也是這麼說。他自己卻堅執要去，說男兒志在四方，豈可坐失機會。他小姊姊也說是去好。兩個小孩子，一吹一唱，高興的了不得。他父親和朋友們談起，他們都着實誇獎他一番。又說那大學的進學考，限制的很嚴，難得取上了，不去很可惜。——商量的結果，還是定了要去。

他母親忙着替他收拾這個，預備那個。小姊姊也不和他打架了，成日裏兩個人廝守着。又將自己最愛的一管自來水筆，也送給他。——他們爲這一管筆會拌了一回嘴，至終被他小姊姊得去了。現在又無條件的送給他，他倒覺得不好意思。

小姊姊只比他大一歲，所以在他們的稱呼上，都加上個「小」字。離着動身的日子只有三天了。他漸漸的覺得難受起來。小姊姊也是如此。只是他們都不說出。小姊姊要替他織一雙絨襪子，織了三天纔成一隻。

這時父親和一位年輕的朋友從外院進來，小姊姊只管低着頭。他也裝做沒有看見。等他們一齊進入客室，小姊姊和他同時擡起頭來，笑了一笑。

父親在客室裏喚他。他連忙放下線球，走了進去。父親說：「這是大學教授周先生，後天你便跟他一塊兒走。」周先生好照應你。」他便鞠了一躬。周先生看着他，和他談幾句話。他站了一會，搭趙着又走出來。

小姊姊悄聲問：「叫你進去做甚麼？」他說：「叫我去見周先生，後天和他一塊去。」小姊姊說：「是大學的周先生麼？他的夫人我認得……」

父親同客人又出來了。他便站起來。小姊姊只得也鞠了一躬。

喫飯的時候，母親笑着說：「你要走了，叫你父親帶你和小姊姊出去玩罷。」他搖搖頭說：「我不去，只在家裏便好，出去又煩得慌。」小姊姊說：「我那襪子還沒織完呢。」父親說：「等你織完，他也畢業回來了。」母親不覺笑起來。

他在家裏也忙了兩天。有些東西，小姊姊一定要他帶去玩，他一定要留在家裏。母親看了笑說：「有現在的相讓，當初又何苦爲這些東西生氣？」他們都笑着，一面只管忙忙的丟下這個，拾起那個。

這一天晚上，母親叫他到屋裏去，打開箱子叫他看，說：「這邊是夾衣服，這邊是棉衣服；天氣一冷，千萬記着換上；這底下是被單……」他只管點頭答應着。父親站在一邊笑着說：「你不必吩咐，他那裏記得這許多。橫豎冷了，也一般的知道穿。」這時小姊姊從自己屋裏進來，說：「好容易趕完這雙襪子了，放在這邊角裏，你可記着。」放下了襪子，又說：「這是信封，都貼上郵票了。」他接過來說：「我已有了不少的信封了，爲什麼又給我？」一着那十二個封面上都已寫好了，都是他小姊姊的名字；他隨手也放入箱子裏。

僕人進來將幾件行李都細好了。母親和父親又囑咐他好些話。他這時真是傷心了，幾乎撐不住。心想不如小姊姊也和我打架，家裏人都不理我，我

去倒覺得無有牽掛。這樣真是太叫人難受。父親看出來了，便說：「你們早去睡覺罷，明天早車是七點鐘的。還要早起呢。」母親說：「可不是還得先到周先生那裏；李媽叫他們明天早飯早一點開。」李媽答應着。他和小姊姊便出來了。

兩個人又坐在臺階上，小姊姊說：「你到那裏就寫信回來；年假是什麼時候的，也早幾天告訴我。」屋內的燈光從竹簾子裏射將出來，人影在地。小貓從廊下慢慢的走入他懷裏。他一面撫着小貓，一面說：「我走了，你可寂寞了。」小姊姊說：「我還有幾天，也就上學了，不過放學回來，也是……」這時母親在屋裏又一連疊聲催他去睡。他放下小貓，站了起來；小姊姊也自回屋裏去了。

他走入屋裏，桌上都空了；開了燈坐了一會，心裏只亂亂的，躡着腳又走出來。院中無人，對面小姊姊屋裏，燈已經滅了。走了幾轉，又進去臥下。心裏想

到校裏情形如何？功課怎樣？同學多少？想了半天，正朦朧欲睡，忽聽得外面叫門，又聽見隔壁黃家開門了。他重行臥下，睡魔又走了；翻來覆去，以後不知什麼時候睡着。

第二天五點鐘，他就醒了。開了門，放進小貓來，在地下玩了一會。聽見李媽在院子裏和母親說話，就走進母親屋裏，坐在一邊，看着母親梳頭。心中萬分難過，似乎盼望母親留他不去纔好。母親擡頭看見，問道：「怎麼樣？你怎麼起的這般早？」這時他萬分禁不住了，便掏出手絹兒掩着臉，嗚咽哭起來了。母親看着他，也不言語。一會兒李媽進來，他連忙伏在桌上，不作一聲。

早飯開來了，他也喫不下去。胡亂用了一點。看時辰鐘已經六點，自己穿起長衣。僕人進來將行李搬出去。母親交給他幾張票子，說：「打車票的錢在裏面，交給周先生罷。其餘的留着在車上買點心喫，你今早沒有喫飽。別的錢，父親都交給周先生了，他自然會給你的。」他含着淚點一點頭，一會兒車來

了；母親說：「走罷，父親還沒有起來，不必告辭了。」他便走下臺階。母親站在廊上喚道：「小姊姊呢？小弟弟要走了！」小姊姊在屋裏應了一聲，他便到小姊姊門口，低低的叩道：「小姊姊，我可以進來麼？」門開了，牀上衾枕還散亂着，小姊姊穿着睡衣，站在鏡臺前，攏着頭髮。回頭看見他，便道：「你要走了麼？」他又點一點頭，回身便走。小姊姊也不再言語。只有李媽送到門口，僕人就和他一同上車。

街上行人熙熙的來往，他想他們也有的是和我一般的離家遠去麼？他心裏只亂亂的，不住的擦着眼淚。

車停在一所洋樓的門口，許多的行李堆在階邊。幾個同學站在階上。周先生也在中間，看見他來了，便笑道：「你來正好，和他們一塊兒走罷；我還有些事未了，打算晚車去呢。」他不覺爲難起來，半天沒有言語。周先生着他躊躇，便道：「你要是喜歡和我一同走，行李先放在這裏，你下午四點再來罷。」

他又喜歡了，連忙點頭說好。看着行李搬下去，便又坐上車和僕人一同回來。

他覺得滿街的太陽，牆上貼着許多的招貼，來時竟沒有看見。

到了家，跳下車來，跑了進去，李媽在院子裏，先看見了，驚道：「少爺怎麼又回來了？」他笑着點一點頭，也不答語。走進上房，見過了父母，說明了，便問：「小姊姊呢？」母親笑道：「你走了以後，她也沒有喫飯，就到黃家去了。」他便回身出來，走到黃家門口。小姊姊和兩個孩子正在院子裏玩，擡頭看見他，連忙走出來。他笑說：「我不去了。」小姊姊看着他道：「胡說，你誑我呢？」他說：「下午纔走，我們先回家玩去。」說話之間，他看見小姊姊的眼圈邊，餘紅未退。

一邊玩着他兀自提心弔膽的，果然至終捱不過下午四點，還是一走。小姊姊送到門口，看見他在車上哭了。

一一 學塾中的模範學生

田惜庵

華盛頓 ⊙ 最早進的是阿俾所辦的私立小學阿俾學塾，這正是他滿五歲的時候。阿俾是一個人格高尚，爲人所尊敬的純正的紳士。他受到這位先生的感化實在不少。

在阿俾學塾中，他極喜歡用功，先生也認他是一個注意深切的學生。別的孩子，在授業的時間，或是玩着小刀，或是注意到外面的犬吠聲去，他卻豎着耳朵，把先生的話，一句一字也不洩漏地，熱心傾聽。他的努力與熱心，引起了先生的注意，不久就成爲塾中的模範學生。先生固然贊賞他，同學也無不尊敬。

他更有一樁可以惹人注目的事，就是筆記簿的保持清潔。同學中有把筆記簿弄得很髒的。先生就把那筆記簿，拿來和華盛頓的並列着，叫全體同

學比較看看，並且這樣訓導着他們：

「這是喬治君^①的筆記簿，墨水的污點，指頭的痕跡，一點都沒有染着。把這本筆記簿和諸位的比一下看，究竟有些什麼不同呢？諸位寫字的時候，大多不加注意，只有喬治君，能夠非常注意地書寫。注意與不注意之差，這不是很顯然地表現了出來嗎？」

結果，別的學生，也有許多人，努力起來了，把筆記簿寫得很清潔了。從此以後，阿俾先生遇到難處理的問題，總是常常指着華盛頓說：「請看看喬治君做着的吧！」

華盛頓因為在家庭裏也常時受着父母的教導，學力的進展非常迅速，加之他的人格又足使別的學生受得感化，所以自然地成為同學中良好的模範。

節自名人之芽

註 ①美國第一任大總統。

②華盛頓的名字。

三 蟬聲

沈公布

欲何之？

欲何之？

一任大風吹，

我自唱柳枝！

大半世底光陰，

竟在夢中耽誤！

我最痛恨我的往過，

只埋沉在沙塵泥土。

呵！這大自然底創造者，

你賦我鳴暑噪秋之才，

現在若不高吊我的嗓子，
將來做天國底樂器怎配！

我不愁貧我不羨富；

我天天在樹頭啜露。

不管人們醒否，

我自唱我的歌。

欲何之？

欲何之？

一任大風吹，

我自唱柳枝！

選自我們的教育三卷五期